

卧龙生大师新品调笑系列

偷王小神童

上

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偷王小神童

(上)

卧龙生新品调笑系列 /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佳

封面设计:杨明

偷王小神童

(台湾)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印张 40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605-373-5/I·321

定价:26.80元(全三册)

内 容 简 介

向来安宁的成都府，一夜之间盗贼四起，总捕头庄劲疲于奔命。

神偷与偷王较技，神偷暂收偷王为徒，偷王千方百计击杀神偷。一时成都府鸡犬不宁。

艳妓贾金凤为报家仇，也前来成都，相中了相貌英俊的神偷，美色、艳妓、令神偷俯首听命。

神偷龙大炮以“打死不偿命”的无赖功夫，令四老称臣，让侠盗心折，令艳妓心痒，让俊男汗颜。一时艳名四起，女人们蜂拥而至。

孰料，神偷乐不思蜀之余，中了偷王的绝杀之计，差点身陷牢房，好在他英俊得没话说，仗着这一点他竟起死为生，一举将偷王收为内弟子，纳艳妓为妾，浪迹江湖而去。

目 录

第一章	美色换绝艺	(1)
第二章	美女一夜十八变	(55)
第三章	自作聪明	(68)
第四章	智斗手脚	(110)
第五章	女飞贼	(127)
第六章	千娇百媚蛇蝎心	(142)
第七章	美人蟒发威	(159)
第八章	龙虎战龟鳖受灾	(173)
第九章	明眸皓齿	(189)
第十章	出水芙蓉教人痴	(204)

第十一章	心若不偷凉飕飕	(215)
第十二章	直捣香闺	(245)
第十三章	戏水楼	(306)
第十四章	千里追凶遇故人	(320)
第十五章	寡不敌众	(339)
第十六章	梦中艳谭	(354)
第十七章	味道	(370)
第十八章	半路杀出程咬金	(385)
第十九章	台上第一剑	(403)
第二十章	引人遐思	(419)
第二十一章	惹祸	(435)
第二十二章	做贼新做法	(477)
第二十三章	怪偷王	(497)
第二十四章	剥丝抽茧	(511)

- 第二十五章 七杀碑 (529)
- 第二十六章 花棚底下飘香处 (546)
- 第二十七章 乔装行诈术 (567)
- 第二十八章 有钱讲话嗓子粗 (590)
- 第二十九章 借酒撒疯 (603)
- 第三十章 无需走歹路 (623)

第二十一章 惹 祸

秦百川跟到房门口，高声问：

“老弟，万一我有急事，到那里去找你呢？”

“我得回去计划一下。”

秦百川又问：

“那这里怎么办？”

庄劲想了一下，回答：

“我会去关照他们，此事不准外泄。”

言訖，他迳自走了出房。

秦百川跟到房门口，高声问：

“老弟，万一我有急事，到那里去找你呢？”

庄劲头也没回，嘴巴却答：

“有什么事跟黑豹说，他会告诉我的。”

“总爷，你找小的？”

庄劲临走之前，把黑豹叫到角落。

一个阴暗、无人的角落里。

庄劲低声的问：

“阿豹，你不会怪我，只责罚你一人吧？”

黑豹恭敬抱拳说：

“总爷提携之恩，小的此生难报，区区一巴掌，小的那会放在心上。”

原来，在数年前的隆冬，新繁闹灾荒，黑豹背着母亲来成都，想要投亲寻求接济。

谁知黑豹的姨妈，早已搬离成都多时，在饥寒交迫之下，黑豹的母亲不幸病倒。

黑豹也因盘缠用尽，陷入了困境，黑豹无可奈何，把心一横，决定挺而走险，干一趟没本的买卖。

谁也没想到，他会选中了庄劲下手。

更没想会栽在庄劲手中。

庄劲问明原由，非但未将送官究办，反而赏了他十两银子，黑豹感激不已，治愈了母亲的病，亲自登门道谢，并愿留在庄劲帮忙，偿还那十两银子。

庄劲见他重情义，身手又不凡，便将黑豹带进府衙，从基层的“更夫”干起。

一晃过了数年，由于黑豹负责、尽职，帮庄劲破了不少案，如今已升任“班头”，并成庄劲得力的助手。

庄劲拍拍他膀子，快慰称道：

“好样的！”

黑豹关切问：

“总爷，你看是那路人物干的？让小的去把他逮来！”

庄劲双眉深锁，缓缓地回答：

“我要是看得出来，也就不急了。对了，阿豹，你用心想一想，这些天来，你离开过库房没有？”

“嗯……”黑豹思索了下，说：

“昨个夜里，小的出去了趟。”

庄劲追问道：

“谁叫你出去的？你出去干什么？”

黑豹不疾不缓说：

“是夫人，她派人至‘百花潭’旁的一家古玩店，去取一本书。据说，此书是前几天，夫人游潭散心时瞧中，订下来的。”

庄劲想不通道：

“府内这么多人，为何偏偏要你去？”

黑豹没隐瞒，一五一十回答：

“小的也问过，小凤姑娘跟我说，那幅‘玉堂富贵’图，是南唐的名家‘徐熙’所书，值不少钱，夫人特别喜爱，惟恐中途出岔儿，所以特地找小的去。”

庄劲不悦道：

“你负责守库房，责任重大啊！”

黑豹躬身回答：

“小的知道，可是……可是夫人的命令，小的也不敢违拗。”

“唉！算了。”庄劲无奈的说：

“现在再讲这些，也是多余，我只问你，除了大人和师爷外，还有谁进过库房？”

黑豹毫不思索，摇头道：

“没有。”

庄劲挥了挥手说：

“没有事了，你去吧！记住，要跟往常一样，不能露一点声色，还有，打从现在起，你的手下不许请假！”

黑豹应了声“是”，转身返回自己的岗位。

“牛皮糖，你跟我到城东去。”

“城东！”恭立于他右后，削瘦脸膛，五短身材，一身捕快服的汉子说：

“总爷要去‘蛇窑’？”

这小子叫“牛棠”，机灵慧黠，最擅长盯梢，只要被他盯上，一辈子也甩不掉。

所以，同事们给他取了个“牛皮糖”的外号。

庄劲轻轻“嗯”了一声。

牛棠急忙说：

“小的去给总爷备马。”

“不用了！”庄劲抬手一拦，道：

“那儿现在正热闹，我们走着去，以免打草惊蛇。”

蛇窑，是个地名吗？

可以说不是。

因为，城东没有这么个地方。

那到底是什么碗果呢？

它只是一个浑称，就在“乌鸦巷”晨，西边有一座大宅院，围墙丈高，两扇朱门，门前放着一对石刻，样子就像石鼓，上面栖息着猴子。

夜色昏暗，在大宅院的门口，挂着两盏又大又亮的灯笼，灯笼上写着斗大的“余”字。

两人来到大门外，庄劲的头一别。

牛棠立刻会意，忙上前敲门。

“那一位？”

有顷，宅内有人问。

牛棠回答：

“财神爷。”

宅内又问道：

“是文财神，还是武财神？”

“都不是！”牛棠继续回答：

“是五路财神。”

闻言，朱门上开了个小方孔。

方孔里出现残眉耗眼，尖嘴猴腮的瘦汉，他一见牛棠嬉皮笑脸：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衙门里的牛四爷，四爷来这儿有事？”

庄劲站在暗处，瘦汉没有看见他。

咎棠说：

“格老子的，没事就不行进去吗？”

“行，行，行！”瘦汉边开门边说：

“四爷是一方土地，官虽不大，却管着我们，我‘钱鼠’敢说，不行吗？”

两扇朱门才开，庄劲一步跨进门槛。

钱鼠莫名其妙问：

“四爷，这一位是……”

牛棠接口道：

“我们老总。”

“嘎！”钱鼠倒抽口气，颤声道：

“小，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大人光临，有失远迎，还请大人恕罪……”

庄劲截口说：

“别客套了，你们老大呢？”

“小的进去通报。”

说完，他转身往里就想跑。

庄劲出手搭住钱鼠的肩，冷冷地道：

“大家都是老朋友，还客气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庄某人虽身在公门，但是最爱照顾朋友。”

钱鼠支支吾吾：

“哦……嗯……”

总捕头深夜光临，又不准通报，他一时不知所措？

庄劲见唬住他，含笑说：

“别站在那里，带我进去见识见识。”

“呃……是……”

钱鼠挤出笑容，他不敢说不是。

“买定离手——”

“么二三，么二三，么二三……”

“七七八八不要九……”

绕过了写着“鸿禧”二字的照壁后，大厅出现在眼前，厅内灯火通明，人声吵杂，就好像刚开市的菜市场。

在厅门的左右，站了两个身壮如牛，双手环抱的大汉，仿佛让神一般，动也不动的站着。

“老鼠，他们是老客吗？”

左边这个保镖，见钱鼠唯唯诺诺，有些怪异，不禁上前低声盘问。

“何止？”钱鼠一面挤眼，一面加重话气说：

“是贵客！”

两个大汉齐吃一惊，不由互望了一眼！

钱鼠低声问：

“大哥呢？”

右边那个回答：

“刚巡完场子，到东厢房去了，你们……”

钱鼠刚开口，还来不及回答，庄劲已抢道：

“我不喜欢挡人财路，你直接带我去见‘蛇头’。”

话说的很清楚，其实也是种命令！

“呃……”

钱鼠和同党互换眼色，迟迟不敢答应，毕竟这不是件芝麻小事。

牛棠见状，狐假虎威说：

“怎么，有困难是不是？既然如此，那也不勉强了，我们就公事公办。”

“唉，且慢！”钱鼠返身叫道：

“没困难，一点困难也没有，总爷请随我来吧！”

还是钱鼠比较机灵！

要是公事公办，火夫烧饭的话，今晚收入全泡汤不说，赌客一害怕，往后生意也大受影响。

所以，钱鼠只好当机立断，带他们到东厢房。

“笃笃笃……”

钱鼠吸了口气，举起手来敲门，只轻轻敲了三下。

“谁呀？”

房内传出沙哑的声音。

钱鼠欠身恭敬道：

“大哥，有贵客临门。”

“龟儿子，为何不提早通报？”

语落，房门豁地打开来，一个年约五旬，面皮微白，兔头蛇眼，唇蓄八字胡，穿着讲究的人，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庄劲拱手为礼道：

“余老大，庄某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晚要打搅了。”

那人怔了一下，旋即笑说：

“哦，原来是庄总捕头，说什么打扰？请都请不到呢！”

说完，侧身一抬手，把庄劲请了进去。

东厢房窗明几净，墙上挂着四幅“春宫图”。

第一幅是“少女怀春”，画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面如桃花，头梳了大髻，身穿深蓝绸袍子。

她撩起绸袍下摆，竟未着底裤，更大胆敞开玉腿，背靠假山石，坐在芭蕉树荫下，右手撑地，左手轻轻地抚摸“牛唇”。

不过，此唇非延续唇。

第二幅为“颠鸾倒凤”，是画一对俊男美女，正在一幅山水屏风前，展开男人与女人之战。

俊男一身精光，腰靠布枕，那么美女呢？

庄劲进屋之后，除了看见这四幅画外，还目睹两韶活春宫。

屋内春意盎然，庄劲看了板起脸孔，冷冷地道：

“想不到蛇窝里暗藏春色！”

闻言，中年汉和矮老头齐惊，分别抬头转身一看，三魂七魄吓掉了一半！

中年汉推开丫环，拉裤起身，边系腰带边笑说：

“老总，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春风！”

庄劲别开脸，不看他们，免得双方尴尬。

中年汉解嘲道：

“哈哈没料到许久不见，咱们老总变风趣了。”

“哼！人不风趣一点，日子岂不很难挨？”

矮老头忙站起，临走过来前，又从少女的秘部里，取出一颗红枣，含笑快步迎过来：

“老总，来一颗尝尝吧！”

“谢了，无福消受！”庄劲神态冷淡。

中年汉“嘿嘿”冷笑道：

“石佬，那么恶心的东西，除了你以外谁会吃！”

矮老头不以为然说：

“你懂什么？麻子，这红枣放在处子洞里，经过纯阴之水浸泡，吃下去之后，不但润肺，而且还养颜。”

中年汉冷讽道：

“难怪你那么年轻，办事不喝瓶三鞭酒，兄弟总是不上道。”

说着矮老头短处，他涨红脸道：

“你……”

“好了！”庄劲截口道：

“庄某不是闲着没事，来听你们斗嘴的！”

余老在“余荣发”附和说：

“没错！总爷向来不上我的门，深夜前来必有要事！”

庄劲抱拳为礼道：

“庄某自问，平日很照顾道上朋友，如今有难，也请各位帮我一把。”

矮老头绿豆眼一睁，笑咪咪说：

“操！你身为成都府衙总捕头，权大位重，一手掌握黑、白两道的生杀予夺大权，谁吃了龙鞭，敢在太岁的头上动土？”

中年汉试探道：

“老总，你不是在说笑吧？”

庄劲正色说：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跟你们说笑。”

“啊！”中年汉子敛起了笑容，望着矮老头道：

“石佬，我看不像是假的。”

矮老头抚髯问：

“老总，别打哑谜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敞开来说吧！不要婆婆妈妈的……”

“是啊！”中年汉接口道：

“老总，你又不是不知道，石佬‘石破天’威震西蜀二十四寨，只要他出面，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原来，这矮老头就是“铁掌门”的传人石破天。

他年轻的时候，误入歧途，投身“黑风寨”，后来黑风寨